

# 同名小說改編 《推拿》挑戰盲人題材

文字 | 李翠芝

國家大劇院與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聯合製作的話劇《推拿》，於九月初在北京首演，十月來到上海。該劇改編自畢飛宇的同名小說，由喻榮軍編劇，郭小男執導，是劇場中少見以盲人族羣為主角的題材，演員閉眼全盲演出，將挑戰的舞台上燈光區位的準確性。

小說改編成其他文藝類型，傳統由來已久，好比，小說是水，演繹而成的他種載體，則是新命名的各式飲品，所以關鍵是水質優良與否，造就可口的程度。近來，改編自小說而來的話劇，屢屢票房熱收長紅，源自南派三叔的盜墓筆記小說，在坐擁海量暢銷的讀者下，又轉戰話劇市場，人氣節節高升。熱門小說一旦被相中了，改編的浪潮，或是推進了魔幻虛擬影視，或是接著奔向真人實演的話劇，文藝型態轉換的道路上，似乎都是臉熟的一家人。這幾年白領話劇發展的走向，偏重於愛戀和搞笑與懸疑題材，在愛情中瘋狂地搞笑和面臨人生懸疑處的思考，反映了都市生活的單調與失能，開拓更多的演劇方式，期待更多元的表述手段，似乎想給都市叢林中壓抑的空間，揮灑出些許點溫暖和陽光……

## 盲人小說故事改編上舞台

話劇《推拿》的推出頗有這種摸黑走夜路的勇氣，根據畢飛宇同名小說改編而來，原著曾在二〇一一年獲選茅盾文學獎，電視劇搶先在九月上檔，替話劇打響了名號。

被譽為「最了解女性的男性作家」的畢飛宇首次涉足盲人題材的寫作，並不是以同情與施捨的角度入手，本著對盲人群體最大的尊重與理解，描述了推拿中心裡的盲人按摩師獨特的生活，細微而徹底，溫情的筆觸貼近到這特殊群體的心靈漩渦，他們有著和一般人的愛恨情仇和酸甜苦辣，同樣需要尊重與關注的精神和生活世界。《推拿》寫出了這群不見光明人的樂觀、憂傷、愛情、性慾、企圖、狂想、頹廢，破除了我們對盲人認知的情感局限、有光亮方有一切的觀點，其實，黑暗中也有無限可能寬廣的天

地，由此引發閱讀者對於這一群體生命價值的深刻體認和省思。

改編這樣一部細膩的文字作品，對於編劇喻榮軍來說可謂是省力不省心，按照原有章節架構刪減即可，好像是輕車熟路，一起動卻發覺，轉換他種載體，像是換另一雙鞋走路——小說創作者用平底鞋邁步，走到哪寫到哪，路在腳下，筆隨心轉；移植到劇場版，換成不同高度的鞋，用力不當，不慎摔倒的機會大大提高了！

喻榮軍濃縮了原有的情節，集中三對盲人情侶為主線，部分角色合而為一，結局改成大團圓。大學時曾學了四年推拿，又是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專業團隊，提及改編的難題，喻榮軍說稍不留神，就會陷在原著裡，找不到出口。儘管《推拿》被轉換話劇化，原作者畢飛宇表示，在創作中，也曾經歷了艱難的徘徊，因此理解改編的難度，並將給予舞台二度創作充分的自由。

## 演員挑戰閉眼全盲演出

風格華美巧飾的導演郭小男，在舞台呈現上將加入表現主義的手法，利用主題曲、舞台設計、多媒體、燈光、強烈緊湊的配樂手段，讓觀眾充分體會到盲人的內心世界，希望與現代人的情感達到一次真正意義上的「接通」。演員採取閉眼全盲的演出，這將挑戰的舞台上燈光區位的準確性，對於描寫黑暗視界表達十分克制的郭小男認為「沒有強加給人物的快樂，也沒有過分的悲情，更沒有矯情的粉飾，一切都真實得近乎殘酷。」結尾處理會與小說非常不同，將會讓觀眾感受到殘酷的生活中仍有令人震撼的溫情。

在國際盲人日當天的演出也將開放導盲犬入場，首創境內開放盲胞友善的風氣，在「視而不見」的「瞎話」場域裡彼此互動，不能用好不好看來定論，只能說參與者各個「心中有數」。



《推拿》演出盲人的世界。（上海話劇藝術中心 提供）